



擦肩而过

〔西班牙〕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 著

于琦 译

在这个让人失控和迷失的时代，
生活一如既往拥抱着我们，包容着我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擦肩而过

〔西班牙〕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 著

于琦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擦肩而过 / (西) 普埃尔托拉斯著; 于琦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17-2680-3

I. ①擦… II. ①普…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4561 号

擦肩而过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37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擦肩而过

——献给保罗、迭戈和古斯塔沃

序

我的这本小说可以翻译成中文对我来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很高兴能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们。对于作家来说，读者总是未知的。而这次，我未知的读者属于另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与我们的文化又是那么的不同，这一切都让我格外激动。从童年起，我就觉得遥远的国家都带有一种神秘的神话色彩。

我的家人都很喜欢中国。我的一位表姨妈就住在中国。她是一位传教修女，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回到西班牙探亲。我们都觉得她长了一张东方的面孔，而我们却是西方的面孔。在她看来，我们的脸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她充满了温情，每当要离开的时候，都会紧紧地拥抱包括我在内的外甥女们，还会向我们许诺下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礼物，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国去了。

我们最喜欢的礼物之一就是来自中国的故事书。它们都是中文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却被里面的插图深深地吸引着。那是另外一种美学，它是那么不同，笔触是那么微妙。根据

表姨妈给我们讲述的点点滴滴，我们尽情想象它的内容，觉得书里充满了魔力。

如今，我的一部小说即将在中国出版了。对我来说这是抵达中国的最美妙的方式。我的文字和其中蕴含的想象力即将与中国的读者初次亲密接触。感谢译者！感谢她学习一门外语的好奇心和从事文学翻译的兴趣！译者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们，相隔万里的我们才能互相认识互相理解。我们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广阔、更丰富、更深刻。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探索平凡生活中动人和诗意的细节。我书中的人物都是些普通人，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他们有自己的情感和个性，一直在寻找一个自己觉得舒适的归宿。他们有家庭、工作、朋友、熟人，也许还有敌人。他们爱梦想，充满幻想和抱负。他们经历过爱、折磨和失望。他们感觉被生活囚禁。他们会失去，会寻找，会渴求。他们都是些平凡的人。可是，又有谁是平凡的呢！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蕴藏着不平凡。那里有痛苦、有爱、有喜悦、有悲伤、有疾病、有死亡，当然还有幸福。

所有这一切既没有国界也没有语言的障碍。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当然，这里还蕴含着重要的个人选择，这是我最感兴趣、最能打动我的，也是我一直探求的。

《擦肩而过》从一个年轻女性的故事讲起。她从超市回到家后，内心被深深的思念困扰。她的母亲不久前去世了，她想要找到母亲的那件黑色大衣。它在哪儿？在她的姐姐或者兄弟们的妻子那里吗？她们把它送人了吗？

沿着她追寻的足迹，展开了一连串不同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编织成了一幅复杂的画卷，在画卷中所有人的生活都平添了另一种色彩。人物在不断切换，场景也在不停变化。马德里、曼彻斯特、福门特拉岛、威尼斯、纽约……这些城市为这些交织的故事构建起空间的框架。通观整幅画卷，我们从别人的故事中探求自己生活的意义。每个故事都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跳脱出来，站到高处俯瞰全景。人类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只有想象力和精神的力量才能让我们变得强大。

大衣是冬天里穿的衣服，它为我们抵御寒冷。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们会变得更加脆弱。我们把曾经属于我们最亲近的人——母亲的大衣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就会感觉到被守护。我们不再无依无靠。

我们爱的人的离去让我们感觉失去了依靠，这也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一部分。大衣的布料是针织而成的，就像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走进了别人的家，我们在街上与他人擦肩而过，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我们所有人交织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次寻找的最终结果如何，也无法揭示这本小说，或者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意义。只有读者才能赋予它以意义，甚至有时我们并不能把这种东西定义为“意义”。我一直在寻找生活中的诗意和动人之处。从童年时代起，我就觉得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同时它又是那么重要、那么富有，希望它的读者们能从我的字里行间得到些什么，我的文字能为他们的家庭、内心和生活带来些什么，即使微乎其微也好。

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

2015年2月于波苏埃罗德阿拉贡

| 目 录 |
| Contents |

1. 追寻	001
2. 静止	011
3. 与陌生人交谈	017
4. 失望	028
5. 穿过花园	036
6. 发现	043
7. 游戏	052
8. 曼彻斯特	073
9. 好久不见	084
10. 福门特拉岛	095
11. 威尼斯	104
12. 纽约	117
13. 马德里	138
14. 窥视	151
15. 决定	169

1. 追寻

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我的车的后备箱里塞满了大包小包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我打算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把东西从车里拿出来，放到家门口，打开门，再次拎起袋子，把它们放到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把东西从袋子里取出来，一部分放进冰箱，一部分放进贮藏室，一部分放进清洁用品柜。要放进冷冻柜的那些东西最麻烦。我得拆掉肉、鸡和鱼外面的包装再把它们塞进带密封条的冷冻专用袋里，其实那些袋子的密封效果也不怎么样。

我突然想起了妈妈的那件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那件重得要命的大衣现在在哪儿呢？谁留下了它？我想要得到它，把自己裹在那件沉重的大衣里，我不想面对这一后备箱塞满食物的袋子，更不想回家整理它们。我想穿着妈妈的那件大衣在街上逛一逛，看看商店的橱窗。

回到家，我把超市买来的东西放到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开始给我的兄弟姐妹们打电话。我有三个姐姐和五个兄弟。还好，我把他们的手机号都记在了我的小本子上。我直接给他们打手机是为了不用浪费时间跟他们的丈夫、妻子、孩子或者秘书之类的人寒暄。我一个接一

个地问过去：

“妈妈那件黑色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在你那儿吗？你没有留下它吗？”

“你没把它给你老婆吗？”我问一个哥哥。

没有。谁都没有那件大衣。

我看着桌子上的购物袋，有些已经从桌上掉了下去。

虽然我确定大衣不在我这儿，依然还是把衣柜翻了个遍，不过我知道是找不到的。我走上阁楼继续寻找，如果我把它放在了那里，应该会记得的。阁楼上有一些我从来都没穿过的大衣，那是些没用过的衣服，已经过时了，我把它们放在那里打算给人，或者压根儿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就像已经丢弃了一样。妈妈的大衣也不在那里。

最后，我还是去收拾了超市里买来的东西。我腾空了厨房的桌子，塞满了冰箱。不过我依然心心念着那件大衣，我为什么没有留下它？我继续想象着自己穿着它走在街上，被它包裹着、保护着。它是有点沉，就像妈妈说的那样：“这件大衣怎么会这么重！”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天冷的时候，沉不沉并不那么重要。况且我只是穿着它散散步，又不会走太远，我只是想慢悠悠地四处逛逛，看看橱窗，又不用拿着装满食品的购物袋。

我想去所有兄弟姐妹家的衣柜里和阁楼上找找看，希望他们能让我一个人安静地找会儿。

于是，我再一次拨通了姐姐们的手机，请求她们允许我去她们家的衣柜和阁楼寻找那件大衣。后来我还给兄弟们的老婆打了电话，因为我的五个兄弟告诉我如果想看他们的衣柜和阁楼需要得到他们老婆的同意。

大家都肯定地说大衣不在他们那里。无论是我的姐姐们还是我的嫂子弟媳们都没有留下那件大衣。

“如果你愿意就来吧，”她们不耐烦地说，“你自己验证一下好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都在忙这件事。

我开着车穿梭在马德里，频繁进出地下停车场，忍受着交通的拥堵与某些司机的坏脾气和谩骂。我跑来跑去，从一个人家到另一个人家，我爬上楼梯，打开衣柜，推开衣架，拉开储物袋的拉链，寻找一番，再把拉链拉上。我跟三个姐姐和五个兄弟的老婆都简单地聊了几句。

“你就没什么别的更好的事情做了？”我的姐姐们问我，她们差不多都问了同样的问题。“我没有留下那件羔羊皮大衣。你不记得它有多沉了？”事实上，我也不认为我的姐姐们会留下妈妈的那件大衣，不论是布兰卡、埃斯特莱雅还是玛丽卡。那件大衣不是她们的风格。

我的嫂子和弟媳们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给了我脸色看。这个我可以理解，我有什么权利去翻查她们的衣柜呢？

胡里奥的老婆格拉西亚为我准备了一杯咖啡，不过我没有时间喝，我没时间应付格拉西亚无声的注视。她的眼神背后可能暗含着很多东西，但都是些我无力解决的问题。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咖啡要凉了。我宁愿她跟我说说她到底在担忧什么，而不是跟我不停地重复着咖啡。我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然后就赶紧逃走了。

玛瑞塔是最小的弟弟伊格纳西奥的妻子，也是唯一一个对我笑脸相迎的。她说我这么执着简直是疯了，不过她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会忽然觉得一些无聊至极的事情变得很重要。

“我们所有人都有点儿疯癫。”她说。“那些看似正常的人其实更糟糕，他们的问题更致命。”她言之凿凿地说。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翻找衣柜的时候她一直跟着我，还陪我上了阁楼。后来她给我倒了一杯金汤力。

我离开她家的时候有点头晕。我还没吃东西，金汤力让我有点上头。我甚至不记得把车停在了哪里，把它停在了地下停车场的哪一层哪个位置？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深呼吸了几次，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这次寻找实在是荒唐。大衣已经失踪了。姐姐们把妈妈的衣服摊开在床上让我们挑选。一般来说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品味各不相同。最后还剩一些给了兄弟们的老婆和照顾妈妈的保姆。我隐约记得曾经在床上看见过那件黑色的大衣，衣服的正中有一块黑色的污渍。应该是有人拿走了它，但是是谁呢？它不可能就这样蒸发了，不可能跟其他的大衣、外套或者毛衣弄混了。那样一件显眼的大衣不可能跟普通的衣服弄混，人们一眼就会注意到它。

我感觉好些了，可以去取车了，却一点都不想钻进地下停车场。我并不着急回家。今天家里就我一个人吃饭，冰箱里还有很多食物。我突然想去爸爸家问问照顾他的保姆，她也曾经照顾过妈妈，也许她记得那件羔羊皮大衣，我还想去爸爸家的衣柜找找看，特别是走廊里的那些壁柜，妈妈把穿不着的衣服都收在那里，也许还应该找找门口的箱子，虽然那里并不是放大衣的地方，不过我必须得解开这个谜团。正如姐姐们所说，我可能真是无事可做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让人有种想走一走的愿望。不过从这里走到爸爸家要很久，这可不是看看橱窗的散步，而是一场肩负重任的长途跋涉。我走在马路上，穿过大街小巷和广场，来到爸爸家寻找妈妈的大衣。我想穿着它在马德里走一走，悠闲地踱步，漫无目的，看看橱窗，在酒吧的露台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喝杯咖啡或者啤酒，就像

马德里并不是我居住的城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旅客在等待着谁，或者只是独身一人路过了这座城市。一个穿着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的旅客，从过去走了出来。

走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有点热，就拉开了大衣的拉链。这是一件风衣款式的大衣，很轻薄，下摆就像翅膀一样在身体的两侧摆动。我不太喜欢走路，我更喜欢游泳，不过我有好几天都没有去游泳了，找寻妈妈的大衣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我的女儿们对我的寻找一无所知。我不跟她们说这类事情，这些事情我自己知道就行了。我也没有告诉巴勃罗，也许等我找到后会告诉他，如果我能找得到的话。我不愿意告诉他们尚无定论的事情。我打开姐姐们和嫂子弟媳们的衣柜翻找那件沉得要命的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的时候已经受够了她们的白眼和讽刺。

我在马德里东奔西跑寻找妈妈的大衣，紧握方向盘行驶在车流之中，沿着地下停车场的斜坡驶下，把车停进以前觉得过于狭窄的停车位。所有这些我都没有告诉过巴勃罗和女儿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看到我在阴暗的停车场里熟练地停车会很吃惊吧，不过如果他们看到我在兄弟姐妹家的衣柜里翻找更会大吃一惊。想想他们吃惊地抱住头的样子，我想他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也正是因为这个，我越发想要找到那件大衣。我希望在最后能告诉他们所有这一切。我想先感受到大衣压在双肩上的重量，体会到被保护的感觉，再来决定要告诉他们些什么，又保留些什么。随便他们怎么看我，怎么想我，即使他们压根儿什么都不想，不搭理我，不愿浪费一分一秒来琢磨我上午都做些什么，下午又在做什么，我独自一人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都无所谓，那是我独处的时间，没人感兴趣。

我只想把手指伸进那件妈妈常穿的羔羊皮大衣黑色的卷毛里。

我满身大汗地来到爸爸家。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人收拾衣柜了，也许走廊的衣柜已经空了。妈妈去世后，我和姐姐们腾空了衣柜把衣服都分了。我不知道衣柜里还剩些什么。

这是我童年时的家，也是我青年时的家，是我父母的家。但是现在这里只是爸爸的家，而在从前，它对我来说更是妈妈的家。家总是妈妈在收拾，所有的衣服都收在衣柜里。那是她的家，她的衣柜。

“我出来办点事儿。”我对爸爸说。突然的来访总会使他惊诧。“我上来看看你。就待一会儿。”我强调说。

“啊，原来是玛尔。”他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布兰卡呢。她跟我说要过来，但是一直没有来，真不知道她还能去哪儿。”

“你知道的，她升职以后工作很忙。不过不用担心，她会来的。”

“她升职了？她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她尽做些傻事，都是些傻事。”

“你记得吗？你也喜欢工作。”我对他说。我脑袋里依然回荡着他那些有关工作是多么重要的话。对他来说工作是神圣的，甚至比家庭更重要。以前他经常这么说，就像我们所有人，包括我的母亲，没有留意到他每天都努力工作到很晚一样。每当他回到家，我们都应当感谢他，尊重他的疲惫，尊重他想单独待着的愿望，不去打扰他，得让他看到我们都为他骄傲。

他耸了耸肩。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他也不会再向我解释什么，也不需要。爸爸依赖布兰卡，他不接受布兰卡除了来看他以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的脑子里容不下布兰卡还需要工作的事实。既然她一个人生活，就应该全心全意地照顾他。当着爸爸的面儿绝对不可以提起

布兰卡的拉普拉多犬塔西亚。布兰卡的工作让他生气，而塔西亚则会激怒他。他讨厌所有的狗。他总是对狗和它们的主人嗤之以鼻。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含沙射影的是谁。

“我要吃饭了，”他说，“马上。”

家里弥漫着食物的味道，闻起来像是有炖菜和炸土豆条。这是我熟悉的味道，但是此时又让我觉得陌生，就像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种味道，就像这种味道从未存在过。那是遥远的味道，童年的味道。

爸爸为了他的那些旧照片而活。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给我展示那些照片，就像那是新照的，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样。

“看看这张。”他拿起一张照片说。他已然忘了布兰卡工作的事情，忘了她还没有兑现来看他的承诺。“看看这个小伙子的表情。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吗？我凭这张照片得了一等奖，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这是一张绝世佳作。”

我太熟悉这张照片了。两个穿着礼拜服的少年站在田野中央。他们站在草地上，鞋子擦得锃亮，背后是一片繁茂的树林。他们手里都夹着烟。比较矮的那个少年站得比较靠边，手臂无精打采地垂着，另一个少年则是焦点所在，他个子很高很帅气，看起来有些不羁，双臂交叉在胸前，让人觉得有点傲慢。香烟大概在腰部的高度。他目视着前方，望着镜头。他挑衅的目光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这原本是一张小尺寸的照片，后来爸爸把它放大了，放在了相架上最中央的位置。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它失去了一些神秘感。

放大之后，照片的右下角可以清晰地看到爸爸夸张的签名：弗洛伦西奥·坎波斯。他的名字用花体写得很认真。爸爸指了指他的签名。

“看，这就是我。”他骄傲地说。

紧挨着这张和其他那些我熟悉的照片的还有一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照片。爸爸从他的旧相册中挑选了一些照片，搞了一个小型展览。他跟我解释每张照片的细节和照片里的人物，虽然他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不过还记得很多其他事情。他给我讲他结婚前的生活是怎样的。那时他走村串镇为婚礼和洗礼拍照。那段日子既艰难又有意义。有时他也会拍几张艺术照，比如人物肖像。所有的照片都有爸爸的签名，签名带有那个年代的风格，后来简化了些。弗洛伦西奥·坎波斯沉浸在他的过去里。他幻想自己参加了各种比赛，幻想自己得了奖。这些岁月值得回味。在我们出生之前，当他还拥有自由的时候，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这点从每一张照片中都看得出来。

爸爸一生的成就都陈列在相架上，不过这些却没有感动过家里的任何人。

我跟他说想去衣柜看看。我没有提大衣的事情，只是说我想看看衣柜。

“走廊的衣柜里什么都没有，是空的。”爸爸说。

“我去看一眼。”我说着站起身来。

爸爸流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就像我会弄乱他的东西，烦到他。那些衣柜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或者只有一丁点儿他的东西。不过他的表情像是在告诉我现在这个家是他的，尽管他从未自己管过那些衣柜。

这是他和保姆露西娅的家。露西娅正在厨房里准备午饭。

“我去看看衣柜。”我对爸爸说。

他不信任地看着我。

衣柜里有什么？都是些没人扔也没人要的衣服。那是些装在塑

料袋里的奇怪衣服，比如军装，可我的兄弟们什么时候服过兵役呢？比如一件男士礼服，还是一件燕尾服，这是某场婚礼留下来的吗？还有宗教服装，配有金色腰带的棕褐色羊毛套装，这都是哪儿来的？在我出生前或者记事儿前，妈妈穿过宗教服装吗？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大衣不在里面。

在厨房，我向露西娅问起那件大衣，她用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就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不知道阿斯特拉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一句话都没说，没有回答我。

爸爸要吃饭了，我向他告别。

我不得不接受妈妈的大衣找不到了的现实，于是垂头丧气地向的士站走去。我不打算再走路了，已经没有力气了，还得去地下停车场取车，然后开回家。我的腿不听使唤了。

突然我看见了它。它在向我靠近。看门人的妻子穿着它。那是我妈妈的大衣，黑色的阿斯特拉罕大衣。那个女人从远处向我微笑，走到我身边停了下来，我们打了个招呼。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她很年轻，长相甜美，一副爱梦想的样子。原来那件大衣在她那里。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伸进大衣黑色的卷毛里，虽然只是转瞬即逝的一霎那。

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这些天全都白跑了！我的上帝！是谁把大衣给了看门人的妻子？是姐姐们，爸爸，还是露西娅？

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说得清。

如果我没有跟她在街上偶遇，就不会知道是她，看门人的妻子，拿走了妈妈的大衣。我们有那么多未知的事情，那么多半夜让我们惊醒的事情，那么多在街上突如其来的事情，有些想法驱使我们花上好

几天东跑西跑，却只能对别人守口如瓶。它们从内部将我们慢慢瓦解，就像花儿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花瓶里凋零。

